

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七

秀水沈國元述

癸巳 萬曆二十一年

平壤大捷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霸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聲迎。沈惟敬窺虛實。李將軍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申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進。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勸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

原批獨此
刻服震首

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
令祖承訓等偽效、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
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
輕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盛甲、倭急分兵拒堵、
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
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
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塹鼻
端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
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酋宗
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千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

朝鮮王始
歸平壤

朝鮮失利

皇真奇捷也。叅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竝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尙咸鏡忠清爲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旣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最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竟中鈞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

寧等乃益遮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
兵秋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
地俱稻畦水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
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
城征東考

清江卷宮
于疏

閣臣王錫爵謹瀝密誠請立東宮疏曰方今國家之
事莫大于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于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爲小
臣激聒改遲君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莫可追悔
已幸而

設多方以
張舞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群臣不得
微語再改。于是群器寂然，奉之如金石之堅，券契之信，而
及茲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蓋皆知成命之在
上，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轍之在前，有所懲而不敢耳。
顧臣惟儲宮，謂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官，其聚繫之春坊，而
其舉行之典，又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
餘。

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器物，
定卜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傳諭料理，方保臨
期無誤。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檢點未暇以至稽延日期過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遷今以何名而又緩是非蜂起道路喧譁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皇上按歷矣臣新從外來相見部科諸臣首問及此欲再援成命以請臣應之曰知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朝第一苦心一面對衆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密請以實漢汗之言蓋以積受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

不獨苦心
知凡苦口

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効犬馬報主之忱而不欲使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轍故疏手自

磨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之後。乞卽赴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降諭。決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則臣見曉曉之徒。皆咋舌愧死。而臣一生遇主萬里歸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奉

聖諭。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銜寒馳驅疾赴來京。忠勤可嘉。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况今皇后年稚尚少。倘後有出冊

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肯違。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祖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論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竝封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竝生有子。以防撓越倫序。致啓爭端。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遑爲。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

昔漢明帝取宮人賁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
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
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嬪于嫡母
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避久以
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
臣之愚見以爲必如此行萬安萬富且皇長子旣以

中宮爲母卽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已出爲嫌下則使皇貴妃
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祝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

矣。臣謹遵 諭。茲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循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
耳奉。

聖諭。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
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真哉。朕今擇卿所擬前論。正合朕意。
朕已批發。卿爲朕家事。費盡心。特諭卿知之。

禮部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
嫡立長。問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竝封 聖諭疏曰。昨者

臣歸至寓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盛稱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蒙恩如此，萬里入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過舉。將來萬世誤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司議論與科臣紛紛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宗統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

皇上所論，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聖心愈晦，不得不略露前論中所云背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睿謀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是

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懸定期。尚有一分指望。甚而仰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臣聞事必期于先定。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採于衆人。而後可以必信。今

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庭洶洶如此。所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歷朝儲位。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遽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密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急
勅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大典萬安萬富蓋誠有處于此也
乃諸臣尙未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奉勅卽行略無
爭執臣旣以赤心爲主終不敢洩漏一字自逃謗責但
念

皇上旣稱不學他人以僞亂真何故自處于展轉可疑之
地旣以祖訓爲必不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楊廖無據之言
旣謬許臣公清正直欵委託國事何萬里召臣席未暖
遽而使臣先衆衆口之誦必不可一日立朝臣固自

自性痛其始之差錯有負

皇上而臣志卑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盛美之弗彰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東宮者也

二十八日奉

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日月違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爾竝封隨該卿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偽亂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複爭論不知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

新亭

一敗于石

恨卿等輔弼親臣。豈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擔當。倘後有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見之。其于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俱出

耶報

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冊立。

上怒甚。革職謫戍。閣臣王錫爵特疏懇救。有旨免戍。出

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

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繇黃平消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軍。

軍川北。繇永寧街麻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繇安穩松

坎入。三道竝進。前詣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黨穆

昭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萬弩齊發之。翰軍覆餘衆。

乞別名
孫無定局

傷大賞會繼光論罷卽撥兵委棄輜重略盡黔進師協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也而蜀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

上謂本會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會奏辨願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郭成等革任立功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剿頃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決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屈誘黃白金入燕行間爲原奏何恩執詣碁江縣

出征
備考

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典不允復請 面陳冊儲事體不

報

出即報

閣臣王錫爵疏爲自省荅 諭失詳聞言愧服懇乞 天

恩容令認罪改正奉

聖諭昨卿懇請召對其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
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意欲何爲朕爲人君恥
爲臣下挾制謗祖蔑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
有此奏若是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含忍欲商量別處
之法不可黨衆激憤以辜朕意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
二三年中官無出再行冊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一
關臣王錫爵請定冊典以信初詔疏曰竝封之論
臣所以不敢與群臣辨而直引爲已過亦自有說蓋連日
繕閱祖訓委無皇儲待嫡之條且累朝二百年來
從無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穆廟
在世祖朝曾封爲王然封王之時歷于莊敬太子之下
竝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
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
群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今日未
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冊立豫教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也。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爲之頒詔覃恩而詔書內所稱祇承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嫡之意矣。此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儲位以待嫡子。此群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証及官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

上萬萬無此而。朝著紛呶。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
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使。冊立。
諫教。一旦竝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
外有抄錄萬曆十年。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
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答示一言。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之。
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
疏留中。看有無體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眾卿其。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宮有出無出希覬覃恩。竊惑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而朕矣。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衆疑阻。出文肅奏

或言竝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一時大闕而止。太倉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謂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出小

閣臣再請定冊典。以息群疑。疏略曰。先是冊儲議興。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欲以恭妃壓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

故臣直任以爲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及茲待嫡。命下。則人更從于嫡字起疑。儲宮一日不定。聖心一日不明也。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臣爲

皇上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冊立以懼之。因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爲疑悔。敢爲黨附。至于聖恩之典。請一切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爲希冀。敢爲蠱惑者。至于皇

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此

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諭禮官。從隆其儀。上請庶可以

少安人心矣。奉

上諭云。豫教還候旨行。

出文庫奏章

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聞白楊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問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眾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

東江考

禮部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雜職賈巖。許數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陞降二級。調外任。皆以攻訐輔臣故也。

出邸報

東師議款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養級不復問款及碧蹄敗衄氣大索久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瘟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款款議始用而倭勢糧竝燼衆生惡瘡聞我師發虎蹲等炮及戰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

周弘謨全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尙四萬餘包芻荳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

擊脩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純帥兵五千赴尙州島嶺鳥嶺廣亘七十餘里懸崖鑿削中通一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尙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緣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蒲築居屯種爲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挺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動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諸將兵

陳

其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與國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脉。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鄰關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豈無虞。京師羣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置

安務死

既極而
方極亦傾
心而吐
其故時之
具列垂世
之弘模也

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
盡撤如前議

東征考

閣臣王錫爵疏曰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聖

明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
事宜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
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太可愛者臣之所愛不爲臣亦
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
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

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
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謏論亦將

陸游題跋
之文

陸游題跋
之文

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
岐，恐因水火之爭，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
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
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
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
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
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
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恥，上下相
激，何事不有。譬之木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

扶危事
之六

主張于議
論之外
論于
之中如能
則用家
言之益而
不受言之
事

譬之石然方出于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獨速此又臣
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
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爲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等雖
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
睹其故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
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返既不當激之過額又不當峻若
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
宜公甄別宜先勸劾宜審向者

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于
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羣

定錄

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干

公聽納以
平哉

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于孔氏之說。就言
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
無。所。爲。而。言。自。公。朝。聞。翁。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
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逆。同。心。異。言。同
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並。暴
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
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多。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
或。屢。推。不。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
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登。之。愈。濁。不
若。盡。捐。前。件。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

光原利以
靖隆論

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于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爲必有辨者以爲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爲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于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繇此請論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劾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

審勘勘以
明試論

亦敢聞于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朝廷
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
臣之題覆閣臣之稟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
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
有所問何以爲對臣旣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
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
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叅酌事理題奏不
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叅酌事理請
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卽休言有同

以至公主
貪私事則
上下相忘
于頃刻矣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七

與言過卽休總之期于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于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兄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狹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爲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于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于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于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已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令人而從理此外曉曉苟非有大撓賄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精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
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阻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
于邃嚴威顏遠于咫尺雖鈴閣之下卽同外臣有何機
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
伏廟隱憂難以言悉卽

皇上神聖獨斷群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
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
則安得不輕官府閤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
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

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
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分一哉伏望
皇上勤批荅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群情時御朝講
以圖政理而夾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以盡款
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
其慢惟

皇上少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已進有召見一揭方
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
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
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

以一政體者也。出文肅

閣臣請進講詩經孝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臣李材

上命釋之海內解頌出邱

小西飛彈

六月尤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等來請款而倭

安永人

隨犯咸安晉州過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

或止將小

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

西飛彈

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綏移陝川已倭果分犯

安

我師並有所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倂

退誘

中朝撤兵圖漸遲無故請貢非人情今倂犯晉州

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勅。遼鎮都御史趙堪亦報款貢。不。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羈縻。略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讓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曰二南。此倭犯必繇之路。爲該國門戶。以眎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劉遼舉安。釜山遙接。對馬。倭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經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前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經分布。慶尚之大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峰諸路。仍咨國王募武健赴。經訓練。全羅諸道產炭鐵。宜教演火砲。併及時築壘。

滑溝扼險其世子光海君璵頗英發諭令居全慶問督師劉綎特加崇倭總兵銜吳惟忠等竝聽調度各兵計餉月五萬金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衣鞋費更請乘小西飛乞資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留兵萬六千復轉餉非筭劉綎已備倭則總兵量加府銜卽部川兵五千倡該國訓練各餉稍節縮資以供辦或處行長尚未歸巢量益吳惟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歸議撤遼鎮簡卒三千統以游擊二員于鳳凰城湯站等處防守聽劉綎調取應援便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省餉而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担因謬依違其間然

舊易中人
心事盡情

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據狀陰事。款而諱言。款局奏揭前
後異同。終無堅決。東征考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

上出御朝講。時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干象爲君。干
地爲藏神布政之所。故閣部力請

上于視朝。臨政之外。慎起居于宮闈。緩督責于左

右。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惠。乃爲修省之實。而可默

慰上天垂戒之心矣。

出耶報

閣臣王錫爵等請發宸翰。免口傳疏曰。臣等前因雨後

新京特請

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祝天顏以慰犬馬戀主之願茲聞聖躬偶爾感暑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

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涼生玉體康豫自有親炙欣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蒙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群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

皇上口傳御批間常頒出然所頒者十不二三皇上意未盡下宜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敷陳然所陳者十無六

七、是下情未盡。上達也。臣請今後

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從中口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條奏，以俟。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御前，仍望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捧誦欣玩。天語精當，出口成章。宸翰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卽有塗改增竄，愈益見注思之詳審。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托之臣下。磨真不惟暴殄手札，抑且朕魔獨斷，使外廷之

臣畫以爲臣等之潤色與左右之詐傳以致明旨不信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先朝故事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盡盡數十百言比時近臣卽逐款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真若家人父子是以

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繇然矣方今朝事紛紜人情

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天顏因感聖諭惓惓眷

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忠如此

文肅奏草

校餘詳臣

皇帝敕諭內外羣臣頃者皇天垂戒災異洊臻孽火飛

流河水橫溢漕舟損于風壓禾稼傷于霖雨至于彗星之變尤屬非常朕仰承天心仁愛上感上懼已齋居思過

反已責躬兼勅大小臣工益加修省外發恐驚諸屋之
下造方荒歉之外耳上天譴是所痛心疾首中諭爾等朕
不謂軍民所以干天譴是所痛心疾首中諭爾等朕
念頻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雖絲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
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煩詞訟以利贖錢或
重稱收以取餘羨甚或積逋之稅已蠲而復征寬恤之旨
屢下而終怙以煩擾爲精采以刻勵爲風裁役猾者市直
以文姦闊茸者偷安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重輕同爲
民害而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捷給鑽刺者登于
薦書惘惘無華者列爲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繇得清今
後但以小民得所爲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爲撫按官

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益地方者。卽時議處。奸貪不法。酷虐害民者。奏奉拏問。如有真心定政。德惠及民者。卽寔據特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課督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不許苟且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卽不行體恤恩威。益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令將竊以爲利。各兵借以爲名。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着督撫等官。痛淵夙弊。顯立科條。散銀給餉。定爲時日。不得

頃刻那移。公體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減。此外如有
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爲姑息。其舉劾將官。
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愼意顛倒。使將
官不知自愛。以隳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異邦。三伏
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黎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
憫惻。前經略所報將士斬獲功勞。已着該部記着。候旋師
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
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至騷擾否。數
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着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
撫之責。其益務同心體國。幸屬奉公。表用循良。斥逐背戾。

措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辭亂真尤無以虛文先寔政務爲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天罔治至意欽哉故諭八月萬壽聖節請受朝賀不報

我師克捷江歸各鎮已得

先撤兵後
遣將實
大先撤兵

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敬使人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掣肘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部院參議代矣

十一月十九日

上御燬閣中召閣臣王錫爵等錫爵久離皇上左右欽蒙聖恩累次差官降諭以起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
今日又蒙 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宗社無疆之福。臣
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臣對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
走之勞。

上又論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對曰。臣今
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

頭緒苦于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 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臣對 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臣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處况

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第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述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臣對

勤火原是小疾止聖

皇上清心寡慾保養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卽

如今日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親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王文
恭

閣臣王錫爵謝九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文書官杜

茂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諭臣曰前者朕以卿而見苦請豫

教冊立朕已親允况今春有旨少候待嫡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

豫教出閣嗣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欽

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今日正以長至節後恐中旨不出羣疑又與方與同官臣志臯臣位商量表白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手諭相與盥手叩頭握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榮藉臣伏自惟匹夫之誠止知爲主疼熱無他奇見可以安社稷定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爲慨許豫教少安人心臣之前疏所謂真聖主真仁主真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開立一節不徒曰候旨而曰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聒

惟是 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似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臣不得不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臆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十年千萬與天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卽曰子啓最長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開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亦爲身之老疾而遽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赴闕起早赴 宮中吉祥歡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以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勿再泥待嫡之旨久虛儲貳之位以

解衆心之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
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
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
適中之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
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
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竝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
正同今日 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

日○違○信○ 皇○三○子○之○強○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人○
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
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竝○出○之○議○而○臣○志○皇○
臣○位○亦○斷○以○爲○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家○
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 聖○心○可○以○安○
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闕典禮事關重大容候

勅諭到部卽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成法 上

請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疾者非疑于

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物
論卿可撰擬來看論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
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
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爲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
勅奉行不許又來激授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
今日檢得閣中舊藉始知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
以便接見講官其題請又必先自閣臣擬旨傳下禮

部方可據以奉行。卽今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
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
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辦不前。合行題
請伏乞聖裁奉

聖諭。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
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中諭于卿等。今
卿等奏來甚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袞冕皮弁
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
暫着常服出講。待計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諭卿等知。欽
此。

聞臣王錫爵催請出閣

傳諭疏曰今日又蒙

賜手札

諭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乃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約。在內各衙門造具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其過費。出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諭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當卽封送該科。使其傳諭該部一體奉行。蓋自古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臣將順大美者。亦自不必固爭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進言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爲饒舌。正不知自臣等而言。乃一力盡

皇明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皇上之深惟恐部科諸臣之有言也蓋臣等昨于下午出
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
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編舊案並不見有出閣
買金玉之事卽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爲內臣開寫之誤此
以事言者也。在科臣則謂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
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講書藉而先講服
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大約謂
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宮禁之費與外家寒儉不
同卽今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爲

皇上言之矣。夫臣等之外爲

皇上擔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爲

皇上傾吐腹心。以求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

國用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邊費至于浩繁之極。人情至于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費以虧國。皆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卽如

近日出閣。命下朝士已有喧傳。聖心原無意舉行。而

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改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爲血噴于口。髮衝于冠。以爲人臣疑謗君父。至此。當墮阿鼻拔舌之刑。而今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竟

舜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弄破。此臣等之所以爲

皇上不甘也。伏望 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
旨。以絕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 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
明諭部臣。卽此就當將來 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
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其驚擾矣。

閣臣王錫爵請寬言官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
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這畜。曼詞旁引。黨救同類。好生可惡。孫繼有
着革了職爲民。不許朦朧推用。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
差的當官較扭解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吏部

知道欽此臣等讀之不覺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決且深憫臣等焦心勞思言言伸
救卽此四言顯是爲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其所以欲寬
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欲安輔臣者乃專是敷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爲是今赫然動
雷霆之怒既重罰繼美仍將孫繼有加重處分而譚一召
等至于差官拿問自

皇上而言固以爲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自臣言之

召侮。繇臣激怒繇臣。朝廷之上。典大獄。繇臣萬世之下。以爲排擠直臣。蔽塞言路。皆繇臣等。且益危。益苦。益窘。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朝之望。一刻安身之所矣。且扭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官吏犯賊邊。臣失事之甚。始間一行之。今忽爲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卽諸臣不足惜。而臣等見。上天疾威。父母震怒。如此魂飛魄散。心戰口呆。今夕何忍。復對父母妻子飲食宴樂也。目今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當免冠徒跣。而待罪。豈敢更爲外人伸解。但念

一語可必
天心之曠

皇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卽科臣亦惓惓于臣等之去留今
不使之安而反速之去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矣伏望亟霽嚴

威將譚一召等免行拿問孫繼有照舊降處其葉繼美遠

中立原係言官且其議論頗平原無觸犯竝乞聖恩免

其罰治則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謹言容而妄言之氣

自沮矣

文肅
奏草

是年鄒南臯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
去十餘里南臯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城署篆他之
邑簿尉相次來謁南臯懼母舟野泊欲亟得夫辭簿尉

同此過也
爲公爲私
則人略其
過而予以
自新之入
爲持其行
期而萬世
以定其之

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
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
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
南阜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遣祥刑要
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
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
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僂
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
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

雖在人所
目處何如

家僅有喜心者何異

南華自記
出宋編

攜李有沈敬川公者善讀書以父母春秋尚每誦季路
樹欲靜而風不息之句黯焉神傷遂棄章句留心盈縮
之計以爲甘旨地而所億饒之偏隨念立券以故日就
豐盈而二人色養之隆尤藉眉吳兩閭政更佐以大暢
其志亡何兩親歿哀慕一如生時壯年兩閭連喪薦念
伉儷題其居曰鴈貞窩不再娶之意已決然矣郡邑旌
之曰孝義當已公天性高明好施濟累著奇節有久負
金之人一旦賁子毋來館大異之問所從來得之鬻婦
乃亟以金追完其偶焚昔券後生數子像祝公西晉友

以謝大田
以食其糲
以我其仇
於古于今

人携重貲至禾，恐旅中有失，全賴公家卒盜發，掠無遺物，客亦自謂寄金安得獨留已，竟出所寄還之，遠近風誦。又晉人某舟中被劫，疑換舟人知情，訟而窮治，公委曲開諭曰：金失尚可復，冤死不再生。客旋意平得，全者六人。至于持厚金，脫成人于縲紲，激公憤，全泰客于虎口，彰彰在人耳目，何可畏也。有子自省，以文學補中翰。賢勞夙著，兩奉勅書發賑。江右公逮，其行饑民色起，運餉山海，公勸其駕餒戍腹克。溫旨有急，公好義，良可嘉尚之。褒公真不可朽也夫。

我志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

正月

聖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爲尤甚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草子而食又至有割死屍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痼瘼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况值此公私交誼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糧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略否其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插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爲名聲交際趨承爲

職事。費用侈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訟者不能禁止。流
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殺
令。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賑請蠲。
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胥吏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
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其憂
之。又如沿海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
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權。既輕不克
責成。于文吏乃文吏又習為飾虛取譽。首鼠遊難。以兵馬
錢穀之任。為劣處。以強力幹事之臣。為廢材。奸議論而不
好成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令第一弊風。最堪誤

事者。弭盜安民。得人爲本。以後選撫官缺。你吏部務要選用老成敏練。曾經徵歷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採虛望。其要害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卽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叙。毋得盡拘資格。如有前項不修實政。不飭兵防。縱有浮名小才。于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叅劾。以失職連坐。你部裏若咨訪的確。亦不必待人奏聞。卽便議更議調。以安地方。近來人心玩愒。朝廷詔令。通不着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兩可。科道官亦不用心叅駁。成何法紀。自今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出標準。凡遇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爲撫按

皇長子出
閣講學

有司之黜陟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玩視欺隱。定
行重治不宥。故諭出文廟
奏記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

李廷機。講讀官六員。翰林院修撰唐文獻。庶吉士編修鄒德

溥。郭正域。全天叙。檢討潘雲舉。侍書官二員。制勅房辦事

鴻臚寺司儀。署丞范可恆。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岑聞

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國臣王錫爵。趙志皋。張位。出部
奏記

故事。講必已刻。遇災。書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免。

時

玉牒成

建饒民圖說

光廟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囑內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朗然荅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櫟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爲真天縱不可及也

出小品

玉牒成加恩纂修總裁官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饒民圖說

有盡不出焉不盡處奈何

較圖說
為真切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
閣臣勸請賑濟等復蒙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時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
是何圖蓋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
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饑荒亂有吃樹
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民饑荒亂速行蠲賑
以救危亡于旦夕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
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
妃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
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

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爲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到。再作區處。今諭卿等知。出部

閣臣王錫爵請

親行

廟享。疏曰。臣等先因

聖躬久

在靜攝。臣子之心。以愛君爲重。不敢以常朝日講數有

煩瀆。惟是孟春在邇。例該舉行。太廟時享之儀。誠恐臨

期。又行傳遣。此則

宗廟事重。臣等不得不言。蓋先是臣

之請假歸也。密請數事。首以廟祀不親爲規。夫郊廟

俱屬大禮。其在今日。俱屬曠儀。乃臣芹膠愚忠。願以親

郊爲後者。以爲天地雖尊。猶爲衆生之公。其父母人人

可以致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之理

皇上但自信此心原非無故而憚勞則雖間一遣代臣亦自能成禮而天地亦或有諫之者至若祖宗列聖

則

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卽今二百年來一統昇平之基是誰爲之開創奕世綿長之祚是誰爲之啓佑而使邈然異姓之人執祖豆奉蒸嘗于前氣脈精神何所聯屬羣蒿悽愴何所感通此其非所以綏神靈而迓福祐也矧郊祀禮繁又每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門數里之外

皇上爲玉體珍調計皆可以此爲辭若廟禮止于須臾
對越原無郊壇陟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
風露之苦且廟廷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有警蹕清
道之煩侍衛關防之處

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古人祭祀之詩曰曾孫維主而
繼之曰以介景福又曰天被爾祿令主祭者非曾孫則使
何人受其福祿此臣等一體股肱之臣所以有懷願忠而
言之不得不切者也伏望

皇上永思先業之維艱上畏明神之有赫越今享期數屆
之前預養精神斷在親臨行禮庶幾神以類歆祝史

可以致詞而祭則受福臣工亦藉其餘慶矣

奏記

四月閣臣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

帝以倭倭未安東虜跳梁遣官宣諭懇留復疏謝其略曰
皇上之所以留臣爲國事也臣病中之一息不忘者亦此
國事也目前國事莫急于倭虜而臣與同官平日計議亦
自有定着倭非我叛臣若真心向化決無絕理又非我孝
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萬縻駕馭卽此兩端而決若其
他盈庭之議乃至欲歲糜百萬之財而怯不敢通一介之
使則非臣之所解至東虜跳梁雖起于乘虛伺隙而其實
皆緣將不得人兵不識將有功者或以浮枉掛議有罪者

雙倭
杜希

新
卷八

或以蒙蔽寔誅故聞茸之極馴至于此若識其弊而亟反之可保無肩背之慮此處倭虜之大綱卽留臣經年所守只此數語至于羽書之絡繹夷情之細委必精明強幹者始能審詳而臣已足不可移目無所見

皇上復何所賴于臣哉

五月

慈愛
至

上以閣臣王錫爵患病沉重特發銀五十兩命靈濟宮道官白昭忻于紫王廟建保安醮場三日三夜爵上疏謝

恩出耶
報

閣臣王錫爵救銓臣疏曰臣臥病月餘奉有 明旨令不

以國事關心。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聞。獨請添閣臣一事。發之自臣。故不免日夜在念。昨忽聞部疏發下。以點用二臣方慶。國家得人。不勝歡忭。而隨聞有旨切責吏部。重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勝踴躍。卽床前盈尺之地。有若不能自容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會。

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顯逆。

皇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爲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誤以超用爲不拘。

皇上所云堪任閣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樂以已任者並列。此其愚暗之罪。固無所辭。然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至于部中後疏。臣尚未見。不知李世達因何列名。當世達卽前次所推用。奉

皇上通寫來看之旨。不敢有所去取乎。此亦不知變通之故。而似非敢于專擅也。乃今竟爲此發非常之怒。用不測之威。而聖心不安。同官二臣不能先事將順。而二臣不安。新進閣臣爰立之命。與威命並下。而新進閣臣不安。尚書陳有年以病在告。聞屬官爲之得罪。而有年不安。

子休過
子同天

都御史孫丕揚與李世達資品相同而不揚不安文選司
官數年之中空曹以去者至再至三而以後之爲文選者
皆不安科道官因

皇上責其不言轉相驚擾而科道官亦不安凡此數不安
者其端皆始于臣請添閣臣之一言臣身不能報主則
亦已矣而顧反以垂死垂去之語干雷霆之怒傷國
家之體貽縉紳之憂此其初心謂何而其不安又奚止百
倍于諸臣而已耶止緣臣病憤顛倒識慮不周以致夢卜
盛典震蕩驚虞一至于此臣誠去有餘慙死不塞責且夕
出國都不敢復望溫綸請正臣始禍之罪盡將臣官

被革而薄吏部司官之罰庶滿朝人心安而臣之心亦

安矣

文肅奏草

閣臣王錫爵入疏乞休

上御筆特旨云朕之不逮有累于卿。又知卿有去志。既屢屢懇辭。特准暫輟閒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馳驛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用。該部知道。

文肅奏記

寶獻堂
事事悉切
語語痛楚
宜公在世

閣臣王錫爵獻忠疏曰臣卽日且上辭朝疏咫尺天光
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而况臣之遇主最奇蒙

思最渥。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竟去哉。第若神昏氣短，語不多及。謹伏枕口占數條，竊自附于鳥死鳴哀之義，仰讀九重。倘裨百一，伏乞聖明裁察。

謝書身心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惟恨不得瞻辭御座，一奉

皇上起居，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親見聖體充腴，聖容粹穆，百疾自不能干。額聞不時動火，火生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加。然正恐其不直得怒，而徒以自損耳。譬之一身，手足狼狽，天君亦豈得泰然望。

說行部

皇上從此一以養身爲重，怒發能制，怒過不遷，萬萬年。

官府內外太和保合之休，端在于此。臣不勝首願。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其所藉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更易簡，而近來每遇廟享，往往以異姓臨之，萬無可感格之理。臣已屢疏上，請未見舉行。此乃水木本源，春秋雨露，聖情自有不可解者。况須臾對越，原不妨于願養。故臣望。

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

奏

一今進言者，類以朝講並請，臣獨以爲

皇上既安靜攝而講章又已進御非必鵠立竟日而後
可以啓沃聖心惟是御朝之事則天下臣民與人主
通者惟此一脈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而定一刻臨
御勝于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于手勒百言此臣奉交疏
中第一義惟聖明勵精行之

一詔令不重則天子爲無權乃今非但朝令夕改蓋有上
憚于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且法禁視貴賤爲寬嚴賞罰
視緩急爲行止馴致欺玩夫復何言此今日主權不立
朝政不清之根本臣自愧受事兩年莫能救挽望
皇上與二三輔弼加意圖之

海州府志

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已去矣何
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告勸者惟望

皇上稍捐成心自擇而自用之或十中拔其三四或已用
之後旋而考其職業不效再黜不妨此正所以絕市恩要
名之路耳今一條重與人以爵祿而輕千人以名譽其究
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使要
名也不可不深思

積善錄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多矣發
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談戰必及兵談兵必及

餉以虛實爲是非以實罰爲虛實則道聽塗說者誦而老
成。長慮者進議論皆爲用而不爲病矣。至于任賢犯顏之
論則所謂君仁臣直不得不容而科道官以言爲職尤不
可造次加譴。臣之福心所以屢聞謗而不怒者蓋實欲以
身悟主使朝廷之上都俞與吁咈相資愈光聖德也

一章奏留中與御朝疎闊其害相爲表裏以臣言之言
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
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
之而使人口相授相伺于影暗之中也

一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今六部大臣乃有曰部乞休。

皇上爲之屢降溫旨勉留。其于維持元氣得矣。然當審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舉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不以曖昧投杆。用其身則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去則必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真惜老成也。

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而近乃有因一人而累衆人。以後忤而益重前忤者。此雷霆之威。問以爲不測。難以爲常。常則玩玩則輕犯犯者多則朝廷不勝其處。而臣下不勝其爭。此欲止火而益之薪也。臣敢以明德慎罰爲今日之規。

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害。必。叅。半。
畢。竟。節。之。一。字。較。爲。穩。着。且。先。守。穩。着。而。徐。求。倍。息。可。也。
今。縱。未。卽。發。內。帑。之。財。以。濟。司。農。之。急。而。各。處。織。造。燒。造。
及。取。金。取。銀。之。類。終。望。

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一。今。天。下。平。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
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取。之。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
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年。來。非。不。屢。經。申。飭。而。
將。吏。未。見。有。着。實。舉。行。者。乞。行。該。部。立。一。勸。懲。賞。罰。之。格。
以。必。行。必。速。爲。主。而。沿。邊。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

事知兵者任之有不效者作速議更不可姑息。

一各邊虜情既以通款在前。今亦不必務求意氣責其爲孝子順孫。但當持定大體寧忍其求勿受其結。且如東邊貢而西邊搶其親恭而其情勝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此母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絕而後效順者可堅乃爲長處。

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彈舌侮之深可隱痛故臣以爲邊臣非大欺大罔則小敗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論也。至于邊臣之中將才尤難得尤當愛惜但馭之不可不嚴。今惟其賞或踰時以至罰亦又廢便人人與灰。

心掉首。苟避文罔之恩。而邊事不可爲已。此當深戒。

一臣竊歎從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者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惟

皇上所加意謂何耳。今申飭吏治。旨雖屢下。而慘礪趨迎之風自如。此非重獎循良。緩督征歛。而嚴爲貪酷之罰。則空言無益也。至于撫按舉劾異同。理無兩是。鼓舞激揚。全在于此。是在求其實而已。臣言止此。人所共知。况以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

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語。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

河套本不可棄既久而事之難即使清而得之與費無算而地利又不足以供歲出故當以棄機出萬全之策慎勿以此誤焉怯也

無他偏曲倍加省念重以釋恩則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文

奏

文肅著復河套一議爲昭代經濟名言附錄備考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能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資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是故不能不爲國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

扼胡往跡具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
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合黃河而衛東。
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
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
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盡地
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
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接袂者也。先巡撫余肅
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
開墾無間。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碛爲墟。外之不足恃。
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

賢豪固略于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傷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永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請極言之以干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

詐內蒙且生而呼韓希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
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
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
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
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
不愛其親然負米以置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
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承其逸與暫息以
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
艤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
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

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卽今小主子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頒廟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蹶處。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又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尙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

後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曩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筈角時間。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足以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騎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

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
先人之所營妻奴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
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休于生死尙每
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令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
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夫之以卽不罷之
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
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殺而我利于征
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
年三舉虜必難支持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
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

乎。乃止利于守耶。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強。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爲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二年三舉。咸可得利。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筑。

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于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揭巢因
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條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
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
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
有限之矢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果能爲陵之所
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上又沿邊之地虜原不
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
火歸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
取而有之彼肯宴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
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

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
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
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
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
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尙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
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
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
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
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
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吾邊去河動。

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蓋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三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倣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患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智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疾疫以先零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套地

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己知彼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秋定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良有洗馬劉應秋應天諭德李廷機中允周應賓浙江編修吳道南戶科左給事中吳中明江西編修黃汝良刑部主事彭應捷福建檢討王用兵部員外方應選湖廣刑科給事中葉繼美工部主事

莊懋華、河南、吏部主事劉文卿、兵部主事賈維翰、山東、工部員外王登才、戶部主事韓邦域、山西、工部員外朱汝器、戶部主事金時舒、陝西、刑科左給事中王嘉謨、工部主事葉應、四川、兵部主事江中信、刑部主事袁樊英、廣東、兵部主事曾偉芳、刑部主事劉毅、廣西、刑部主事劉宇奇、評事汪治、雲南、戶部主事李徽猷、刑部主事陸夢履、貴州、刑部主事朱思明、評事實子解。

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爲例。貴州增中額五名。著爲令。

中式各省解元、順天余應詔、應天龔三益、浙江譚昌言、江

西張以化、福建王謙、湖廣秦繼宗、河南趙三極、山東洪良範、山西張應徵、陝西李子芳、四川羅天錦、廣東李粹中、廣西傅登第、雲南金本高、貴州喻政。

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代于寧遠，宋應昌猶刺刺大兵，不可輒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火器于朝鮮，而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已先時西還，前請款倭將小西飛適留廣寧叩謁，爲言請封，及抵遼陽，倭聞關省表文且至，始主邊，言散兵止草諭文，縱所俘倭吉兵歸，諭行長，并遣游擊周弘謨往，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力主散兵多贍賂，已石司馬星因朝鮮餉不給，

又國書
所佚

依孫明

并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竝許云沈惟敬初入倭
卽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并跡背命後因中朝
無意許貢遷就以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卽經
略應昌嘗有終始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自宜封爲
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以惟敬從論行長部倭盡歸
與封貢如約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卽有和親之說

小人不知大體

龍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至是給事中
林材叅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叅李如松開封募而遣
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竝絕石司馬亦張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五十四

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迨號御史郭寶
等。詔小西飛入朝。決計時收總督侍郎孫鑣新受事。差
件抵京。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關。不
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
貢。一誓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于左闕。詳定。詔加周茂大略。上請封如石司馬旨。
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喬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
芳亨。同往。惟敬往。以上出
宋臣考

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
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見於
膝上令寫字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
神童也或曰有物馮之未可知品出小

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為塘東直海鹽烟
墩相望次年沙沒海水直叩塘址以長竿測之不得其
底衆洶懼將徙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盡潰縣令亦挾
印走既息城無恙今率衆復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
之復舊品出小

是年禮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東閣

皇明從作錄卷三十七